

「我姊情況如何？」我猛抓著那白色的袖子問道。

醫生搖搖頭，我立刻搶入病房，只見姊姊閉着眼，身旁的機器的螢幕顯示一條平穩的直線，單調的長鳴在房間內盤旋。「姊！」我猛然跳起，拳頭使勁的抓著被子，嘴巴不斷抽取周邊的空氣，汗珠滑過臉頰。

* * *

再一次，這片段再一次毫無先兆地侵襲我的腦海。我調整過呼吸，安撫好暴跳的心臟後，拿起手機。「三時二十六分。」是姊離開的時間。

我把手機放回原位，身子一顫，全身好像侵在冰水般，寒冷刺骨。剛才驚醒的汗水加上房間的空調，就是這股寒意的元兇吧！換好衣服，我躺在床上，趕緊再度入睡。

* * *

「思賢，快去洗碗，碗碟快浸到溶掉了。」一心道。

「騙誰喔？我才不洗，現在的自來水可冷掉人家的手指。」

「我今天正好買了一包咖啡糖回來，打算給我的『好弟弟』吃，誰知人家不領情了，我只好自己一個人把它吃光光啦！」

「責你帳啦，洗好之後記緊給我糖果，『好姊姊』。」我不甘示弱。

* * *

接着，我又感到寒冷。我關掉空調，在兩張被子的覆蓋下，寒意仍有增無減。八月的晚上，這種溫度太過份了吧。手腳感覺麻木，我把身子蜷縮起來。磨拳擦掌，向手心呼氣，依然無效。瞥見床角一個透明的紗網袋，袋口用絲帶綁着。是咖啡糖。

我在袋子裡找摸出一張小卡，秀麗的字體寫着：「給我洗好碗碟的好弟弟！人長大了，再不可以耍人提點才動手，要學習獨立喔！」我把糖果放入口中，咖啡獨有的苦澀味充斥口腔。「思賢，要獨立喔。」耳邊彷彿有聲。

姊，我懂，我真的懂。「乖，別哭吧，男兒流血不流淚。」咖啡的苦澀中透出一絲甜味。

* * *

寒夜，不曾再來訪。

教師回饋：情節安排匠心獨運，結構呼應巧妙綿密，文句用字短小精悍，高水平之作。
(賴燕萍老師)